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17
5 May 1976

CHINESE

第一九一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星期三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德吉兰戈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法国)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桑德斯先生

芬奇先生

安倍勋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里奥斯先生

达特库先生

吕德贝克先生

马立克先生

理查德先生

夏尔先生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066)

主席：按照在第一九一六次会议上所做的决定，我现在请埃及、以色列、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我要请以色列代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由于安全理事会邀请来参加辩论的代表人数超过了安理会议席的座位，因此不可能邀请所有的代表在整个辩论中都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当然，我们可以请要求发言的代表在发言时再到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我现在请埃及、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续继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 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先，我要特别指出在五月这个月开这次会议的意义，因为正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英国结束了它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巴勒斯坦人民受到犹太复国主义军造成的战祸的蹂躏。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本安理会开会讨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最近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局势”问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邀参加了辩论。 我当时曾说：

“我的组织深信，安理会在履行其作为一个受委托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责任时，不会以表示严重关切为满足，而将行使《宪章》授予它的权力，行使处理这种局势的权力。 我们确信，安理会将实行治本，追寻造成那些事件的真因，而不仅解决当前的局势及其造成的后果。”（第一八九三次会议，英文本第28页）

现在我要重申我们的看法，并肯定我们相信安理会的辩论能够，而且，将会达到它的目标。 我们不能，永远不能把这种辩论说成是无用和徒劳的。 对那些认为这种辩论是徒劳的人，我们奉劝他：“走开吧。你最好别浪费你自己和大家的时间了。 无论如何，你从来不理睬国际社会的意志。 最后，你发现你们自己越来越孤立，变成一个无人理睬的人。”

三月，在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局势的辩论中，安理会大有收获。 参加辩论的代表们，在他们的发言中，无一例外地，对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对人民的野蛮待遇，对占领的种族主义军队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联合国的决议，违反了日内瓦公约，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毫不含糊地表示了他们的看法。 在三月的辩论中，大家一致谴责了这种做法。 除了美国政府代表蛮横地投反对票以外，决议草案几乎一致通过。 美国政府几乎把下列的一套奉为金科玉律了：否决任何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种族

主义顽固政策和做法的决议草案，否决任何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决议草案。

目前的这个辩论可以视为三月辩论的继续，让我回叙一些我国在外国种族主义的占领和统治下发生的一些事件。

我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仍在继续；并且在加紧进行之中。主席先生，你所代表的国家也曾经一度落入外国的、种族主义的占领和统治之下。你本身也属于一群不幸生活在那种状况之下的人。阁下，你当时也并没有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地记下事件的发展。我知道，阁下，你完成了你的责任——保卫你的国家，保卫你的国家的荣誉和人民。你曾经积极参加过反纳粹的军事抵抗。同样地，我国人民也在对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占领部队积极开展斗争。

四月在被占领领土上举行了地方选举。尽管举行了这些荒唐、非法的选举，不管是选行政职位也好，或其他职位也好，尽管我们的人民生活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尽管在选举前曾有以恐怖方式竞选的事，也有把可能的候选人赶走的事——我在三月三十日给主席先生的信中曾经提到这件事，这封信已作为 S/12029 号文件分发——然而，我们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决心已粉碎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计划和希望，我们的人民在四月宣布了他们的判断：“我们都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人，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关于选举，只要看看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内的报纸关于选举的标题就行了。标题上说“亲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共产党徒在西岸大获全胜”。这些结果必然使犹太复国主义者痛苦无比。犹太电报通讯社每日快讯一九七六年四月逾越节那天的第七十四期报道说：

“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昨晚说，对于星期一（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西岸地方选举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和激进派大获全胜这件事，我们不应把它看作‘以色列的悲哀日’，而应该把它看作全国可以成功地面对的一项挑战。他说，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对自由选举能在有秩序的状况下进行感到骄傲。”

我们应该提醒战争部长佩雷斯，对一个种族主义政权而言，民主就等于自杀；因为民主和种族主义，不论它是纳粹主义、种族隔离或犹太复国主义，是相互矛盾的、彼此排斥的。巴勒斯坦爱国者和自由战士的胜利，就是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忧虑、悲哀的原因。

佩雷斯战争部长把爱国者的胜利视为一个挑战，那么答复是什么呢？不能浪费时间。四月十八日，两万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展开了两天的二十里进军，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说，这次进军的目的是“宣告犹太人在以色列土地上任何地方有不可剥夺的定居权利”。领导进军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告诉记者说：“以色列的全部土地都属于犹太人民，我想我们应当继续在这里建立移民点。”

巴勒斯坦人的反应，从占领军的野蛮对付行动就可看得一清二楚：占领部队要用催泪弹来驱散抗议的示威群众。在拉马拉、纳布卢斯、贝尔和其它市镇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都以沉默的反进军来表示抗议。对我们巴勒斯坦人而言，最近犹太复国主义者向杰里科的进军，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于二十多年前的侵略的继续。

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这次侵略的反应是什么呢？据报道战争部长佩雷斯很支持这次的挑衅行为。报道还说，“以色列军队沿途布下警戒哨以保护进军者。”但是，只有佩雷斯支持进军和新的殖民式的移民吗？犹太电报通讯社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快讯报道说：

“易茨哈克·拉宾总理保证在约旦河谷的移民可以在那里定居，而且政府一定会巩固并扩大以色列在约旦河邻接的西岸地区移民。本周，当阿拉伯人在西岸另外一些地方示威反对犹太的移民点时，他向自约旦河谷十七个移民点来莫夏夫·比科特与他会见的代表做了保证。

“拉宾说，政府建立移民点并不想把那里的人弃置不顾，他认为约旦河是以色列东部的永久安全边界。总理承认，需要为数可观的基金，供给约旦河谷的移民点和戈兰高地的移民计划使用，拉法突地和朱达安山丘也在申请经费。拉宾告诉移民点代表说，政府将尽最大努力在约旦河谷扩大移民点。

“他力求破除这些人对前途的恐惧。当人们问是否应该种植需时七到八年才能结实的橄榄树时，拉宾回答说，继续种下去！”

“伴随总理的住宅部代表告诉移民点代表们，今年在约旦河谷还要添建五个移民点，花费将达一亿五千万以色列镑。”

对于拉宾先生而言，移民点问题、侵犯权利问题、人权问题，都是怎样搞到一笔钱的问题，只是这么回事。

这种扩张主义殖民移殖者的行动，是出于一个动机。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兹尔所写的：

“我们要鼓励身无分文的人民越过边界……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小心谨慎。”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阴谋实施他们清除巴勒斯坦人的计划。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犹太复国主义伞兵部队的一名前任司令，大卫地·阿哈龙博士，在特拉维夫的国立阿雷·班·伊利塞尔大学讲课时曾说：

“如果我们真要避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流血的话，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迁移，也就是说，把此地所有的阿拉伯人迁移到阿拉伯各国去，当然，这是应该用合理的方法途径来完成的。”

这里，真正要紧的是使他们的国家“纯粹化”的方法问题，微妙而慎重的方法问题。这是适用于一切阿拉伯人的，我敢说，也包括了拿撒勒市长和以色列议会里的阿拉伯成员。这段发言的另一句令人触目惊心的话是：“最后的解决办法”。这不已拉响了警铃吗？我们不都听过戈贝尔和希特勒所喊出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吗？那种解决办法实际上不就是煤气室和斩尽杀绝吗？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主席先生，巴勒斯坦人是不会束手就范的；他们会反抗，并且正象华沙贫民区反抗的英雄们，和欧洲的英雄们一样，巴勒斯坦人已经起来对抗并粉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了。我们已学乖了——这种阴谋是不会在我们身上得逞的。我们绝不容许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纳粹集体屠杀犹太人的方式，来把巴勒斯坦人斩尽

杀绝。

巴勒斯坦人就是本着这种想法和记忆，来反对外国人以军事和武装方式的占领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一条正当的道路，巴勒斯坦人也要采用武装斗争的方式。

三月辩论到这次会议期间，另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是，比勒陀利亚—特拉维夫轴心的巩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是有人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吹捧成白人对阿拉伯人的一种胜利吗？我们还用得着再来指出赫兹尔和西席尔·罗兹的目标一致，斯马茨和韦茨曼的友谊密切吗？但真正重要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所起的作用。虽然它呼吁要消除南非的可悲的种族主义制度，但都在轴心的另一端给予财政和军事的支持。

除非考虑到局势中的下列基本条件，对我刚才提到的事件就无法得到适当的评价。首先，占领领土上问题的根本，在于占领本身。其次，占领情况的日渐严重化，是占领政权的特性——是它的种族主义特性和扩张主义的目标。第三，这种占领力图在占领领土上建立殖民点，驱逐已定居的本地人民——换言之，造成实体上和人口组成上的改变，跟着就是必然发生的政治——司法的改变，其目的在使这种占领能够继续和延长。第四，在占领领土中压迫居民的过程中，占领部队继续粗暴地侵犯了他们的基本人权。第五，占领领土上的人民并非这种占领和其措施的唯一受害者。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条约的庄严原则，都受到占领当局这种占领政策和措施的损害。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沙拉夫先生（约旦）：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看到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感到很欣慰。 你是非常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的，以你的智慧、风度、水平和客观的态度，你代表着法国的伟大传统。 且不提文化，贵国为国际事务带来的客观风气，使贵国有资格以必要的态度来审查中东问题，也使贵国担任这个庄严机构的主席，当之无愧。

主席先生，请容我借此机会欢迎你的同事——我们的同事——苏联代表马立克大使，这是一次意外事件使他和我们分离了若干时日之后第一次露面。 我们很高兴，他看起来很健康，希望他能够以过去他在他的专业以及在安全理事会中所表现的同等魄力、精力与活力来恢复执行他的工作。

主席先生，请你也让我说几句客气话来欢迎我们的新同事，日本的安倍勋大使，他代替另一位杰出的人物，他的前任斋藤大使，代表他的伟大国家出席安理会。

当安全理事会审议中东问题时，我相信有些理事国——可能相当多——会觉得紧张焦虑。 对这些理事国来说，这些问题确有些使人不安的地方。 它们激起了一种恐惧，使人唯恐有交互指责，唯恐有愤怒的气氛，唯恐有没有任何结论的结果。 他们的恐惧或许是有理由的。 但一些理事国又有另一种不安。 安全理事会对于中东问题的讨论，激起一种不愉快并且萦绕不绝的罪恶感。 如果联合国《宪章》规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的组织——安全理事会，更早及时而坚决地采取行动，中东问题也就不会这么经常地缠着安理会或给它增加这么沉重的负担了。 安理会过去有很多采取行动的机会，但是它都没有采取行动。 它的一些较有权势的理事国在这些场合一直利用它们的权力和特权来阻止安理会采取及时而坚决的行动。 这是中东问题的真相。 这也是巴勒斯坦问题的真相。

受了委屈的一方或多方，除了不断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安全理事会对于中东问题和苦难，多年来都没有采取行动，这并不表示这些问题和苦难已经消失了。 安全理事会对于将近十年的以色列占领不采取行动，并不表示这个占领已经终止了。 安全理事会对于占领国重大地侵犯被占领领

土居民人权的行动不采取行动，并不表示这些侵犯行为已经停止了。安理会对于恢复巴勒斯坦人在他们自己的家园中的人权不采取行动，并不表示巴勒斯坦人的悲剧已经消失了，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即使进行另一次中东辩论的可能引起了安理会一些人的焦虑和不安，受委屈的方面仍有权也有义务一再地到安全理事会来，提醒它注意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促使它采取正确的行动。

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没有结论的结果吗？这要看我们怎样给有结论的结果下定义了。对于来到安全理事会的受委屈的一方的事业来说，安全理事会一项决议被有特权的理事国否决，未必就是一件失败的事。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项决议——第242(1967)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但一直没有得到执行。今年一月，安理会就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进行了辩论，结果是美国使用了否决权。但尽管有此否决，我们仍然看到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受到注意了，大家也都承认它显然是中东冲突的核心。未来的公正解决办法有了大略的轮廓，逐渐具体化。阿拉伯方面具体而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的共同立场。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以及对于中东和平问题的处理方法的破产愈来愈明显。以色列最亲密的支持者逐渐明白以色列的立场是多么站不住脚，如果他们继续支持以色列的毫无政策的作法，他们会变得多么孤立。

就被占领领土中正在演变的严重局势进行辩论因而是有必要而且是有用的。那儿的局势，是安理会的责任。

过去九年来在无情镇压的占领下的人民的悲惨境遇，是安理会应该过问的事。占领必须停止。在停止之前，占领下的人民的人权必须得到维护。必须保护这些地区，特别是它的中心——耶路撒冷的完整，使其不受支离。安理会必须了解并恰当地评价人民抗议家园被占领的反抗行动，必须体会到他们要让国际社会知道的心意。这是安全理事会的任务。

几个星期之前，当安理会开会讨论约旦河西岸和其他被占领领土上的反抗行动

时，我代表约旦发言说：

“……占领下的人民已经愤怒地站起来，对压迫的和难以忍受的情况提出抗议，向安全理事会表达了它在一月间没有把握住的迫切性。绝不能误把暴虐的现状，当作稳定。凭武力控制的局势并非正常的局势。国际社会的一部分绝不能把军事占领状态当作没有爆炸性的可以接受的情况。爆炸已经发生了。……”（第一八九四次会议，英文本第6页）

现在反抗行动已经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人民——耶路撒冷、希布伦、纳布卢斯、拉马拉、图勒卡姆、杰里科、杰宁等地的人民——已经将积极抗议和反抗进行了好几个星期了。他们手无寸铁地抗议和反抗占领军的无情军事机器。你们都看到了——尽管对以色列亲善的传播工具在真相的四周树立起一道铁幕——占领部队对待示威学童的赤裸裸的野蛮行为，撕破了“历史上最开明最仁慈的占领”的戏剧性画面。它们反映出一幕由于日积月累的非正义行为，国际上的忽视以及继续不断的镇压而造成的一触即发而很可能是爆炸性的局势。

持续了九年的外国占领已经是够糟的了。已经足以造成反抗和爆炸性局势。但在被占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甚至更糟，这很容易可以解释目前的反抗行为。在这九年当中，以色列每分每秒都在它所占领的领土上建立殖民点、移民、没收属于当地居民的大片土地、剥削和榨取占领地区的经济，强迫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两地穷苦无告的阿拉伯人变成以色列工厂和建筑工程的廉价劳工，尤其是，把占领领土中最有历史意义和最宝贵的部分——耶路撒冷，公然并吞。被占领领土上的人民眼看他们自己的土地在经历可怕的变形，同时并缚在他们身上的套索却越来越紧。

被占领的耶路撒冷是遭受这种变形最激烈最痛苦的地方。这就难怪造反的火花首先在耶路撒冷爆发。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历史遗产中，最美丽最珍贵的部分就是耶路撒冷；它是无与伦比的。它代表了人类的兄弟情谊和共同的命运。耶路撒冷固然是千百年来继承它，保护它，居住在其中和四周的杰出人民的遗产，耶路撒冷在精神上和象征上也是普遍性和多元性的。直到侵略的疯狂的犹太复国主

义者出现以前，耶路撒冷一直象征着容忍，开放和永恒的精神价值。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九四八年的第一阶段入侵，把耶路撒冷分裂了。以色列一九六七年的第二阶段入侵，立即以武力并吞了耶路撒冷，并从它的实体上，文化和人口特性上进行逐步有系统的肢解。远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这件事就已经提出来促请大会迫切注意，大会并通过了两项决议，呼吁以色列停止它改变这个被占领城市的特征和地位的一切措施与行动。后来，安全理事会又多次审议了由于以色列狂热措施造成的日益恶化的耶路撒冷局势，并通过了第252(1968)、267(1969)和298(1971)号决议。但是尽管有了这些清楚明白的决议，以色列仍然继续它有系统地在实体上和人口上改变这个城市的特征，并把它置于以色列的侵略性宗教沙文主义之下。占领当局继续没收占领区内外的阿拉伯人土地和财产，以便在铲平的阿拉伯人区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犹太人区。到目前为止耶路撒冷被没收的阿拉伯人土地已超过二万杜兰姆。这在一个十分拥挤的小城里要算是一块很大的面积了。被没收的建筑物超过一千五百栋。在被没收的阿拉伯土地上建立了十三个新的以色列人区。

一九七五年开始的时候，以色列议会批准了要实施耶路撒冷大计划，这个计划要把约旦西岸全区百分之三十的面积并入耶路撒冷，以便其逐步吸收。这块区域包括九个镇和六十个村子，居民25万人。当色列的耶路撒冷计划完成时，新区内将有35,000居屋单位，可容纳122,000名以色列犹太人的新居民住到阿拉伯人的土地上，根本地改变了这个城市的特征和结构。他们还用了不同方式的压力来有系统地迁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城市四周阿拉伯人的山丘也已抢过去了，这样就把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同被占领的其余约旦西岸土地上的同胞切断了。这些对圣城实体的人口和文化的结构的根本改变，旨在有系统地扼杀阿拉伯居民，并逐渐消灭该城的阿拉伯特征。

一不做，二不休，以色列已侵犯到伊斯兰的庙产——这是穆斯林基金和宗教财产——摧毁了许多庙产，清真寺和圣堂。

以色列的这种态度并非偶然。它是同以色列国家对待在以色列占领下人民的文化财产和权利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正相符合的。这些人民的宗教地点是一无庇

护的。他们的文化传统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文化控制的障碍。阿克萨清真寺不仅在实体上遭到了侵犯，而且在日益地受到更根本的、更丑恶的侵犯。它的宗教尊严日益遭到破坏。今年，许多不良少年流氓集团公开地进入清真寺，竞相侵袭。他们在清真寺中大肆搔乱、横加冒渎，并向穆斯林信徒进行挑衅。以色列国内还有许多互相唱和的呼吁，主张把清真寺分割，把一部分接收过去。

同类的事也在另一处发生。在希布伦城，占领当局触怒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全世界有教养的人，因为他们横蛮地侵入哈拉姆·易卜拉希米圣堂。

在被占领区内除了发生宗教和文化的控制与掠夺以外，整个被占领领土上又同时进行着一项有系统的进程。从一九六七年占领以来，占领当局从事一项在占领土地上不同地方建立以色列殖民区的政策。以色列来源告诉我们，在这些阿拉伯地区中已经建立了六十个以上的殖民区。这些殖民区都是在阿拉伯人的住区中没收的土地上建立的。这些移民区代表了一种悄悄的殖民化和民族替换——它是该地居民们无法逃避的可怕的民族命运。当新的殖民者仗着占领军的撑腰，去赶走那些世代和平地居住在自己家园的人民时，每天都有摩擦和痛苦的抗议。

这种局势怎么能够维持宁静与安定呢？西岸的人民怎么能够保持缄默呢？如果国际社会瘫痪在大国为侵略者撑腰情况下，一无动静而不了了之，那么受害者却不能这样做。在被占领的圣地上爆发了反抗。耶路撒冷、拉马拉、比拉、纳布卢斯、哈里勒、伯利恒、杰里科和图勒卡姆都爆发了对占领的反抗。这些市镇的首长和议会议员已辞职了。阿拉伯青年们用石头和拳头对抗以色列的战车。西岸各城市普遍爆发了罢工。每天都有暴烈的街头冲突。以色列乞灵于各式各样的压迫伎俩。宵禁实施了，罢市的店主遭到威胁、毒打、逮捕和强迫开市。学校儿童遭到占领部队的野蛮攻击。这真是一个沉痛悲惨又壮烈的场面。

这一次，阿拉伯方面又到安全理事会来，是对的吗？有什么其他办法呢？一个可能是听任这次辩论的被占领领土上发生的事件自然发展，直到它达到它的目的——终止以色列的占领。现在那儿的反抗正在继续着，不因为安全理事会的不采

取行动或阻拦而停止或夭折。但身家性命和财物的损失却是高的，阿拉伯人和安理会有义务谋求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同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以及巴勒斯坦人的事业有牢固密切联系的约旦，觉得有责任敦促国际社会，为这些在自己的土地上自求解放的勇敢人民，谋求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使他们脱离苦海。占领的局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被占领领土人民最终的解放是无可避免的。但代表国际社会的联合国，有义务解决人民的痛苦，达成自由的普遍目标。

这一次安全理事会不能无视于行动的迫切性了。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行动，强调这个局势的紧急性与严重性。必须让世界舆论知道，并呼吁它们援助被侵略的受害者。必须迫使以色列遵守有关占领国在占领区之行动的国际法原则。绝不容许以色列任何阴谋改变被占领土地，尤其是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的特征和地位的行动。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措施也必须撤销。必须迫使以色列尊重国际法所规定被占领领土上居民的人权。最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行动，最后和彻底地结束占领的局面。

主席先生：我要感谢约旦代表的发言，感谢他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自己，对于能够在您主持的辩论中发言，表示愉快和欣慰。您所代表的法国。是与我国有历史渊源的友邦。我深信在你的指导之下，安全理事会会成功地采取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要的行动。

各理事国代表已经致词欢迎马立克大使阁下与我们共同工作，我也欢迎他。这是苏联大使遭遇严重事故之后，头一次来到安理会。我要说我很高兴在此看到他身体健康，我谨祝他和马立克夫人身体健康。

我欢迎日本大使，他刚就职。我要说我们很高兴看到他到这里来。

一九五四年，当时极有影响力的《烛台杂志》季刊的美国主编亨利·赫维茨写道：

“这真是怪事！在西方各国，犹太人一直是站在自由主义的前线。象海涅这种，争取学术和精神解放的斗士和领导人才有千千万万。我们对西方文明的贡献，正是流浪的犹太人的荣誉之一。但是，犹太人一旦有了治理自己的国家的机会，你看他这付模样，一切都抛在脑后了，有谁还能说这是“中东的瑞士”呢？我们揉揉眼睛，我们之中有些人一辈子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都羞得抬不起头来。不，我们必须打开天窗说亮话：目前的以色列不是我们这些追随赫兹尔、阿哈德·哈阿姆、布兰代斯、韦茨曼的人所梦想、所期望所努力追求的。

二十二年后的今天，真相还更凄惨。以色列不但没有成为中东的瑞士，而且很快地变成了另外一个南非。

事实上，南非的土生荷兰人政权和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从头就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是基于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殖民政权。比勒陀利亚政权以种族优秀作为其排外思想的基础。特拉维夫政权在这种侮辱之外又加上宗教歧视。种族隔离将非白人赶出家门；犹太复国主义将非犹太人赶离故土。巴勒斯坦和南非的当地居民都同样被当作廉价劳工的储备站来剥削，两个不幸的民族都遭受了同类的压迫、镇压措施和歧视。两个政权都继续蔑视国际社会，违反国际和人道的法律原则，漠视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并且对土生土长的人民顽固地执行不人道的措施，并且非法强占它们的领土。

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两个政权的类似性，已由南非——犹太刊物《犹太事务》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份它有下列的词句：

“以色列和南非在中东和极南有基本的利益的一致性，这种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这里面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不好。一九六七年战争以来两

国之间的更形密切的关系与它们地理和战略地位、与它们反共产观点、与它们民族存在的现状是不可分的。”

以色列和南非两个种族主义政权的狼狈为奸，最近的一个实例是正当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要着手斗争和加强国际制裁以对反对南非的白人少数的种族主义政权的时候，上个月南非种族主义头子沃斯特正式访问以色列，接着两个种族主义政权建立了更密切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科学的合作。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最近一次会议中，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代表恬不知耻地说世界上最丑陋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头子的访问是到圣地来“朝圣”。犹太复国主义代表这句俗不可耐的话不只对基督教、回教和犹太教是侮辱，同时也可说是道德亵渎行为。

不到六个星期以前，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扩张和压迫政策。安理会，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否决票，所以没有通过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的一项决议草案。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把这故意妨碍草案通过的遗憾事件解释为对它侵略政策的鼓励，而进行镇压政策，压迫它非法占领领土的阿拉伯居民。

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军人最近几个月来极为野蛮的行径，暴露出了以色列的真面目；以色列与所有其他的占领者和侵略者是一样货色，是反所有道德和人道价值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特别证明是外来支配最可恶的一种，因为这种占领自来就有蚕食扩张的阴谋，和预谋以种族主义方式在该土地上殖民。

虽然被否决的决议草案对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实行镇压政策有强烈的指责，但以色列却全然不顾安全理事会其他十四个理事国的严重警告，继续残酷压迫阿拉伯居民。甚至在美国，大众传播工具不见得特别同情阿拉伯人的事业，但关于以色列对付无辜男女，特别是青年和儿童的凶残行径都有大量报道和每天都有的新闻——而且常常附有用不着解释的生动照片。无辜的没有武装的示威者中有数十人被杀，受伤或被毒打；对阿拉伯的城镇实施宵禁，居民遭受了最不人道的待遇。

纳布卢斯、图勒卡尔姆、杰宁、阿里哈、拉马拉、阿尔库兹、阿尔纳塞拉和其他阿拉伯城镇的街上充塞了大批以色列的伞兵和军人，这些地方的阿拉伯居民在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桎梏之下已忍无可忍。

四月十七日数千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份子，在以色列当局的鼓动和赞许之下，入侵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极端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队伍深入 20 英里以上，到达被占领领土的心脏地带，他们带着枪炮和吉他，高喊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挑衅性的口号，侮辱阿拉伯居民的民族感情和尊严。这个挑衅性的进军，其恬不知耻宣布的目标就是要将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提出的要求，和要求将其彻底干脆兼并的行为戏剧化。

武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队伍和保护着他们的侵略行列的以色列军，向阿拉伯居民开火，好几个阿拉伯青年死伤。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总理易茨哈克·拉宾先生几乎在同一时刻，鼓励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犹太种族主义的殖民者，说：

“我把约旦河线看作是以色列的安全边界，沿线建立的殖民点看作是以色列国家的国防线。”

因此，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一边重复地说它要和平，并且准备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阿拉伯进行谈判，求取和平，一边又秘密疯狂地推行一种预谋的毒恶计划，通过扩张，明购暗买，没收和征用阿拉伯人的土地，同时更严重的是，在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建立新的犹太人殖民点，以达到完全夺取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目的。

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包括数目愈来愈多的以色列内外的犹太人自己，都一致谴责在以色列以侵略方式占领的领土内建立这些犹太人的殖民点。

以色列的真正用心和扩张性质，已瞒不了世界舆论了。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政权想用这种举世谴责的政策，制造许多既成事实，希望借着时间的过去来强迫国际社会接受这些强加于人的处心积虑的行动，其目的是人人清楚的。

由此看来，以色列政府百般阻挡在这地区建立公正持久和平，求取问题的全面解决是一点也不足奇怪的。因为以色列知道，任何这种解决办法，都是要它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撤出，这是以色列从来不想做，现在还是不愿干的事。

以色列想要的，事实上是永久占领阿拉伯领土，不让巴勒斯坦人民得到任何民族权利。

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和西奈设立的 70 个左右的犹太人的半军事性的殖民点，是种族主义扩张的罪恶昭彰的行动，再加上以色列非法占领这些领土的旧帐，应可使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条款，采取必要措施，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

以色列移植到阿拉伯人家园心脏地带的最初二十年中，就曾一再侵略阿拉伯人民，现在又连续九年，非法占领它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背信弃义进行侵略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不顾联合国的决议，不但拒绝撤离这些领土，而且还继续推行它霸占兼并这些领土的不法计划。

但是，阿拉伯人民不会听任以色列侵略者的种族主义阴谋得逞，也不会同意让它一寸的领土被霸占。阿拉伯人民也决定继续进行不懈的斗争，直到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能行使其自决、独立和主权的神圣权利。

阿拉伯在被占领领土各部分的居民向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者和侵略者所进行的英雄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斗争。他们得到阿拉伯家园每一部分的阿拉伯兄弟，以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所有人民的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北欧国家和多数的欧洲国家也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而且认为实现这些权利是建立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我借这个机会在这个安理会会议厅里，向我们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表示无限的支持和团结，他们赤手空拳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伞兵和雇佣军搏斗，正跟以色列的占领军进行英勇的斗争。听，我的兄弟姐妹们，听听世界各地各大洲自由国家的代表支持你们的斗争，表示与你们团结在一起完成正义的事业的吼声。占领和压

迫的漫漫黑夜已快结束。以你们的勇气、爱国主义和决心，你们一定会打败外来的侵略者，你们一定会解放你们自己的土地。

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如果得不到充分承认，以色列军如果没有全部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中东和全世界是没有和平可言的。

虽然以色列占领军执行恐怖措施，但被占领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抗暴会继续下去，直到所有被占领领土都得到解放为止。甚至在占领的桎梏之下，巴勒斯坦人民表现出对其民族主义锲而不舍的精神。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曾想利用他们控制之下召开的地方选举来作为他们所谓“占领仁政”的宣传。选举的结果，相反地强烈证明根本无所谓占领仁政，每一个占领都是继续侵略的行为，受辱于侵略行为的人民，决不会为了任何代价而放弃自由和他们对独立主权的期望。犹太复国主义者当初想以地方选举的结果来证明被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民不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选举的结果无异对占领者是一次当头棒喝，因为结果证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被占领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负起宪章交付给它的责任。安理会代表本组织各会员国负责保证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再坐视数百万巴勒斯坦人在占领枷锁的束缚下遭受最可恶的压迫，或者在难民营中过着痛苦难忍的生活。

安全理事会对扩张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一片片、一块块地并吞被占领领土，不能再保持缄默。根据国际法，即使是暂时的占领，也都是侵略行为的继续。安全理事会岂可以袖手旁观的态度来纵容这种继续不断的侵略行为？安全理事会这次不可开会、辩论、协商、休会、再开会、然后散会而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结束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目前的危险局势。巴勒斯坦人民所期望的，不只是通过一项决议，那只是在以色列建国以来所累积的对以色列侵略的数百次谴责上再加一次新的谴责而已；巴勒斯坦人民所期待的也不是仅仅再通过一项这样的决议。受以色列占领侵略之害的巴勒斯坦人民真正寻求的只是赶快结束他们多年来所过的恶梦一般的生活。

以色列的非法占领是罪恶的根源，安全理事会不刨去这个根，是无法完成其任务的。所以，安理会应负起责任，采取必要措施，通过一项决议，首先谴责以色列压迫被占领领土内阿拉伯居民的行为；第二，要求以色列结束这种政策，和违背国际和人道法律，特别是违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第四项公约的行为；第三，命令以色列中止在被占领领土上设立不同寻常的殖民点，并在从这些领土迅速撤出以前，撤除已在这些领土上设立的殖民点；第四，也是更重要的，指令以色列立即停止非法占领阿拉伯领土。

只有这种决议才能真正对受以色列占领和侵略之害的人们的斗争和目标给予正义支持，我们希望各国会相互合作，促其实现。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被邀参加辩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假如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就这样决定。

我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他希望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以色列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感谢你让我向安理会发言。我借此机会对你任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同时亲自向阁下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尊重和敬意。

我也借此机会祝愿马立克大使恢复健康，祝愿日本大使担任他的职位。

好了，当阿拉伯代表一个接着一个站起来谩骂一番，我们在这里又一次听到那同样的破旧的唱片发出仇恨、恶毒和强辩的老调。没有一句话是合乎情理的；没有一句话是妥协让步的；没有一句话谈到和解；没有一句话提到以色列的权利。的确，当我听到叙利亚代表的意见时，我记起阿拉伯的一句谚语：“象霍姆斯祷告会的传达人一样，他叫人民祈祷而他自己却去做自己的工作”。

没有一句话提到谈判。的确这个字是犯忌的。如果我们有过徒劳无益、浪费时间的事，那就是这次的讨论了，因为代表们都已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次的讨论同应该讨论的问题根本毫不相关，阿拉伯世界内那种变化莫测、互相冲突的相互关系势必会使那些习惯于比较稳定的国际关系的人感到大惑不解。

这种情形使我想起我在前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安理会会议上所说的话。我引用了温斯顿·邱吉尔爵士所说关于最悠久的英国国会的话，大意是说本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的公共方便之所，当各阿拉伯派别认为本组织对它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有利时，它便加以利用。当他们想利用时，就抽着鞭子，安理会便开会。当他们不想这样做时，安理会就不开会。的确，他们不要安理会讨论在黎巴嫩发生的20,000人被屠杀、50,000人受伤的事件；他们甚至不要人间接暗示有1,000,000基督教徒受到消灭的威胁这件事；他们不要使肢解一个会员国这件事成为国际关切的主题。因此一年多来，困扰着今天世界的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没有在本组织中提起过，而这个悲剧还可能变成一场浩劫。因为他们不要，所以聚集在安理会庄严会议里的世界各强国就默默地不作声。

他们过分注意西岸一些时停时有的投掷石子的事情，以至无暇顾及大屠杀，无暇顾及一个国家分崩瓦解的事情。

自古以来是否在国际上有过这么无耻的虚伪的例子？国际道德是否曾经堕落到如此低下可笑的地步？

现在，因为埃及要同叙利亚一争长短，埃及要利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的紧张的对抗局面，所以安理会才召开会议以满足埃及要压倒叙利亚的要求。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只是一种借口，一贯是一种便利的借口，象已往那样一直被阿拉伯国家利用来作为阿拉伯国家的棋盘上的棋子。噢！甚至在安理会就座这样一件小事也成为阿拉伯国家彼此对敌的课题。

我分析了埃及过去一年来的行为，我发觉它已变成了一个两面派伪善的典型，即使在拜占庭时代阿拉伯国家间突出的阴谋诡计中也是少见的。一九七五年九月刚好是八个月前，埃及同以色列签署了一项临时协议；除其他事项外，该协议说：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同意……

“……

“他们之间的冲突和中东的冲突不应以武力而应以和平手段来加以解决…

“……

“双方谨保证不向任何一方诉诸威胁或使用武力或施加军事封锁。

“……

“双方认为本协定是走向公正、持久和平的重要的一步。这不是一个最后的和平协定。”

这个协定是在八个月前签署的。大家很难看到埃及代表在联合国的行为反映出这个协定的精神。在大会举行第三十届会议时，埃及是一项谴责美帝国主义占领关岛、萨摩亚和维尔京群岛的决议的提案国之一。几个月以后，它却向压迫维尔京群岛的国家恳求经济和军事援助。埃及曾自主地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合作

条约》，因而这几年来从苏联获得很多援助，其规模之大可以肯定没有一个在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能够比得上。当埃及认为时机对它有利时，便单方面地废除了这项《条约》。现在要轮到中国人的时候了。这种情况发生时，至少我的中国同事不能否认他事先没有受到警告。的确，埃及的这种背叛愈来愈厉害，总有一天它会发现它连自己也背叛了。

把中东发生的事件个别孤立开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谈到在审议中的问题时，我觉得必须详细说明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连的事件。

为了考查埃及要求召开这次辩论的理由，我们必须了解阿拉伯国家间的复杂关系。问题的焦点不是以色列，也不是以色列管理下的领土或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今天问题的焦点是黎巴嫩的局势。

这一年多来，黎巴嫩进行着一场激烈的骨肉残杀的战斗，即基督教徒同伊斯兰教徒相互火拼。许多代表们一定感到奇怪，为什么阿拉伯国家虽有一切办法，但是不能结束这个悲惨的局面。阿拉伯世界也在问这个问题。不是别人，就是埃及总统萨达特提出这个问题。让我引述他不久前在一次访问中向阿拉伯世界提出的问题，同时也把他的答复告诉你们：

“为什么黎巴嫩的战争没有在十个月之前停止？据了解，推波助澜的是叙利亚。〔叙利亚人〕向双方都提供军火。他们本来可以停止这一切破坏行动的。为什么战争在十个月后的今天才停止呢？我知道详情，我知道原因……叙利亚人把军火供给双方。他们很清楚我有他们向双方提供的东西的全部详情；他们把军火给伊斯兰教徒去杀基督教徒；把军火给基督教徒去杀伊斯兰教徒。”

顺便说一句，我们听到的叙利亚在黎巴嫩所起的建设性作用就是如此而已。

可是，对于叙利亚人来说，黎巴嫩局势的发展使他们无法控制。他们突然了解到他们这场玩火很可能导致黎巴嫩的分裂。这个发展是同叙利亚在这整个行动

的目标完全不相符的；它的目标就是要完全控制黎巴嫩，作为叙利亚实现“大叙利亚”计划的一部分。

在黎巴嫩这场危机中，叙利亚人利用巴解组织作为工具。突然，他们发觉同自己的巴解组织代理人发生冲突；因为在黎巴嫩的发展的过程中，叙利亚控制的巴解组织闪电突击队的力量 and 影响力超过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巴解组织的其他派别突然发觉，叙利亚人无情地接管巴解组织的过程正在迅速进展。

巴解组织的各集团突然理解到他们正在失去在中东的仅有的基地。埃及总统在过去几个月来就以嘲笑的态度说到他们；在他看来，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不能在埃及自由行动。他们不敢进入约旦，更不用说从那儿进行活动。在叙利亚，他们受到最严密的控制，只有闪电突击队在叙利亚军队当局的控制下可以实际从叙利亚领土自由进行活动。

黎巴嫩是现在他们能够自由进行活动的唯一地区，全世界人民已经看到这种活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可怕后果。现在黎巴嫩正受到叙利亚的控制，这将对巴解组织产生影响。他们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得出了无可避免的结论，即他们的利益，其实就是他们的生存很可能由于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控制而受到不利的影响。因此，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团体法塔赫同乔治·哈巴希领导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赶快休战，联合起来抗拒叙利亚所加诸的威胁。他们刚在两个星期前同闪电突击队发生了武装冲突，这一事态发展使黎巴嫩的局势更加混乱。

巴解组织各集团同卡迈勒·琼卜拉特领导下的左翼穆斯林联合起来。琼卜拉特奇怪的作风是中东有名的。黎巴嫩遭到分裂危险，情况日益紧迫；于是叙利亚出兵干预，阻止了巴解组织和左翼团体的运动，并在海陆两方面对他们实施了实质的武器禁运。

这些日子来，埃及同叙利亚就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展开了舌战。巴解组织由于害怕丧失它在阿拉伯世界的唯一基地，开始同埃及人重修旧好。埃及人看到有

机会再次胜过叙利亚，突然间在巴解组织同叙利亚的冲突中开始支持巴解组织的事业。的确，我从今天早上的报纸上看到琼卜拉特声称：“如果在黎巴嫩有什么阴谋的话，那就是叙利亚搞的”，这个指责是对叙利亚所称这场内战是“帝国主义”、埃及人和其他人挑起的这一控诉的回答。

这场辩论是埃及力图在阿拉伯世界重树威信并在它同叙利亚互相斗争中，以期压倒叙利亚而作的努力的一部分。正是为了这个无聊的目的才把安理会的理事国召集到这里，以便满足埃及的政治动机，同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关。我们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本世界组织还要被利用来为阿拉伯的政治目的效劳多久呢？

我在前面提过以色列和埃及在九月份签署的《协议》。几个月前，我们重新努力维持过去二年来的进展，这进展导致了达成两项脱离接触协定。一项是同埃及的，另一项是同叙利亚的。同时也同埃及达成一项临时协定，此外还安排了日内瓦会议，这些都是在安理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范围以内的；我们认为这两项决议是这个地区朝着和平前进的基础。

以色列政府提出了一项提议，据此可以展望结束中东的战争状态。我们一直在等着回音。我们是否可以把埃及代表在安理会上所说的无聊的话和谩骂当作是回答呢？这是我们希望这个地区朝着和平前进所应持有的态度吗？这是对我们那个至今仍未有答复的提议的回答吗？我们能够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中东的悲剧吗？这种辩论不是会使悲剧越来越大吗？

最没有资格讲道的人却在这里要我们听他的那一套陈腔滥调。

我听到埃及同事耸人听闻、对以色列在各领土的作为——举出熟悉的指控。我的面前有一份报纸，描述一位妇女在医生的建议下，由她的家人和医生陪同从埃及转到耶路撒冷的哈达萨医院，进行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如果这些领土对阿拉伯人来说地球上的那么一个地狱，为什么每天有那么多的阿拉伯人从中东的每一个国家越境进入以色列来求医呢？

在这儿若干代表发言指控以色列在它管理的地区侵犯人权，发言所涉及的无可避免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常识问题。如果在管理的地区情况是如此难于忍受，如果象人家所说的，以色列在这些地区犯了“战争罪”，为什么千千万万的阿拉伯人，包括妇人和小孩，每年自愿地越过约旦河来到这些地方渡假呢？什么样的反常心理使这些人群陷入难于形容的虐待的旋涡里？为什么他们自由地选择在这个所谓纳粹一般的环境中渡假呢？

下列数字就是一种说明。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有450万人从两个方向走过约旦河上的桥，这包括700,000从中东各阿拉伯国家来的阿拉伯游客。

事态的真相很简单。千千万万的阿拉伯人不相信在安理会上有人所述说的情形，也不相信一些联合国委员会所写的报告。他们只相信他们在这些地区所亲眼看到的和亲耳听到的；他们的判断，用西德《明镜》周刊最近的话来说，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地狱是阿拉伯游客的天堂”。

的确，拿今天世界上的新闻界对事件所作的过分渲染的报道同现场事实作一比较，新闻界的使命就无法得到好评。与一些受到特别注意的零星事件相反，今天在以色列正是其有史以来旅游业最景气的时刻。巴黎、伦敦、里斯本都上了报纸的头一版，视为骚动或炸弹的集中地，但是到那里去的游客都能见到一些真相，发现这些城市许多方面一切如常，现在到以色列来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基督徒也是一样。

埃及大使再次厚着脸皮在安理会讨论加沙问题。最后一个有道义权利在这里或其他地方提“加沙”字眼的人就是埃及人。埃及人把加沙人囚禁在难民营里有十九年之久，压迫他们并以各种方式虐待他们。埃及人本来可以在这十九年中把他们常常谈到的自由给予加沙人，但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把加沙人当作奴隶。他们本来可以在这十九年中实行他们要求以色列去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侵犯人权。他们在这十九年中根本就不让加沙居民到埃及去做工，不论有无报酬。

现在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加沙居民迁移到以色列去工作，在没有宵禁的环境下自由生活。

当埃及人接管加沙时，加沙的军政长官颁布的法令之一是从晚上九时到第二天清晨实施宵禁。宵禁一直持续了十九年，违犯者处死，一九六七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黄昏以后公路只许军用车辆行驶，这种情况自一九六七年以后就不同了。实施严厉的审查制度，禁止当地出版的报刊，所有的报刊都从开罗运来，这种情况自一九六七年以后也不同了。

让我向理事会报告约旦的《巴勒斯坦日报》的一篇报道，是关于加沙情况的：

“衣服褴褛的营养不良的难民说，他们受到埃及当局的虐待。每一个难民有一张埃及人发的卡片，卡片说持有人不准工作，不论有无工资……。我们必须承认千千万万的加沙青年以去麦加朝圣作掩护而逃离加沙，期望在沙特阿拉伯找到工作，脱离在埃及统治下的加沙地带生活的耻辱。”

一九六一年十月，大马士革电台宣称：

“埃及在加沙地带施行暴政。”

经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的一位英国女士伊迪丝·里德夫人的证词（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刊登在《听众月刊》上）这样说：

“我是实际上住在加沙地带的为数很少的英国人之一……，也许可以对已经说过的事物补充一点。加沙地带是埃及军事警戒区；虽然联合国国际工作人员在紧急部队的范围内受到完全的保护，可是不久他们就会由于往来加沙地带和在该地区内的旅行受到种种限制而感到一种幽闭气氛。黄昏后不准在市镇里走动。到了夜晚，骆驼和马背上拿步枪的阿拉伯人就在街上巡逻。所有的电话都录音。有人警告我，要我销毁所有私人的信件。”

也要提到沙特阿拉伯人对加沙地带情况的看法。吉达电台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用不客气的话攻击埃及说：

“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开罗的统治者对巴勒斯坦人抱着什么态度……都是独裁者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其所占国家里所采用的方法。”

一九六七年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一个加沙地带的居民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受沙特阿拉伯报纸《麦迪纳》访问时说：

“加沙是我国唯一没有被侵占的地方。我希望它也被侵占，这起码可以使我们知道，污辱我们、伤害我们、折磨我们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压迫者本·吉里安而不是那个名叫阿卜杜拉·纳赛尔的阿拉伯兄弟……。只要看一看纳赛尔政权对我们的态度，你会发觉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犹太人也没有我们在纳赛尔统治下那么苦。”

在埃及人统治下的十九年，从来没有举行过一次选举。军政长官集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于一身；军政长官的法令便是最后的法令。

这十九年的专横、残酷和压迫的可怖的记录使得埃及人在加沙地带受到鄙视和憎恨。与此相反，让我引用西德一位中立的观察员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四个月前）《来因法尔茨报》上发表的文章，摘要如下：

“我们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政权为促使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情况“正常化”而作出的努力，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埃及在统治的整个期间，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改善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当我第一次访问加沙时，即一九六九年，对于在难民营中日益憔悴的巴勒斯坦难民的苦难和绝望，看来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可是打从那时候起，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以色列政权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在加沙地带几乎没有失业的现象。私人收入按人口平均计算从553以色列镑提高到1,158以色列镑。

“除治安防卫外，加沙地区的行政大部分由阿拉伯当局去管……。以色列已经设计出一个蓝图，把难民从条件恶劣的难民营中解放出来。他们可以非常优待的条件购买自己的房子……，主要的目的是确保新建筑物的场所不

会变成难民营。 为了保证公平起见，售买的地段是以抽签的办法来选择的。人们对这个新计划的兴趣非常大，以致当局费了很大的劲来应付需求。 以色列在一九七四年的投资约为5,000 万以色列镑，没有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这是一个中立的观察员在四个月前对加沙地带所获的印象。

今天的加沙是一个繁荣的地方。 虽然外面，特别是开罗企图煽动人民闹事，可是一直没有发生骚乱。 曾经受过埃及占领之苦达十九年的加沙人民是不容易受埃及这类词藻的影响的。 在加沙发生的问题是地方性质的，纯粹是市政和财政性质的，象每一个应付日常生活的社会所发生的问题一样。

约旦人占领约旦河西岸达十九年之久。 在这十九年中，他们在西岸连设立一个中心行政机关也没有。 他们压迫阿拉伯居民。 每隔几个月西岸便发生暴乱，而每一次都遭到约旦军队的残酷镇压，已经有几十个人被杀和受伤。

我们听过了约旦同事关于耶路撒冷的很动人的发言。但是他没有提起一件相当有关的事实，就是过去一百多年来，犹太人在该城市的人口中一向是占多数的。约旦代表，这个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指为杀伤了20,000多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国家的代表，居然厚颜无耻地在这里高谈阔论。他的发言里除了谎言和诬蔑之外没有什么内容。这次他是想向谁讨好呢？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吗？那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入约旦领土？那样做这会更容易使人相信他的诚意。是埃及人吗？从几天前萨达特总统的谈话看来，他并没有被打动。是叙利亚人吗？你用不着去讨好他们，他们老早就开始在约旦实现他们的目标了。

耶路撒冷城目前实施的是2,000多年来最开明的行政管理，这是谁都可以看得见的，包括这星期从世界各地到达的200,000名观光游客在内。

我很了解约旦同事对耶路撒冷和西岸感觉内疚的心情。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这样地歪曲事实。

我不愿浪费安理会的时间，去详谈约旦统治西岸的历史。只要想起一九六六年——也就是，以色列开始行政管理之前的几个月——在西岸发生的一些事件就足够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约旦当局在杰里科逮捕了200人，四月又在西岸逮捕了2,000人。五月，东耶路撒冷、希布伦和拉马拉爆发了群众示威。警察使用了暴力，关闭了学校，逮捕了成百的人。七月，纳布卢斯发生了骚乱和群众示威。约旦警察使用了催泪性毒气，12人受伤，250人被捕。同年十一月，平民、警察和军队间爆发了一连串激烈的动乱和冲突，造成了大量伤亡。十一月二十一日，拉马拉地区商店和各种营业罢市。当局调动了军队进行干涉并使用了坦克。约旦当局实行了宵禁并关闭了所有学校。从十一月到十二月，大多数其他市镇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十一月二十四日，约旦军队再度使用了坦克和催泪性毒气。二十个示威者死亡，更多的人受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警察和约旦陆军以武力镇压了一个总罢市。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纳布卢斯人民起义，在街道上设

立了路障。约旦陆军不得不包围该市，以武力镇压反抗。

约旦政府利用主要来自东岸的贝督因人组成的陆军，成功地保持了对西岸的军事控制。

现在坐在安全理事会这里，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夜，亚西尔·阿拉法特宣布“巴勒斯坦革命在约旦伤亡了20,000人。”难道这种情势在当时不能构成安全理事会开会的根据吗？显然没有。

我们有理由为我们在西岸的记录感到骄傲。但我这样说并不表示没有觉察到一些存亡攸关的重要政治问题仍然存在。我从来没有想在这论坛上暗示这些问题并不存在。大家只要阅读不受管制的以色列新闻报导——阿拉伯同事们极大量引用过的——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已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然而，在没有达到总的政治解决——我强调这问题不能孤立于总的中东问题之外——以前，我们为采取人道立场感到自豪。我们引以自豪的事实是，尽管多年来在恐怖分子所犯最凶残罪行的压力和挑衅之下，我们从来没有执行过死刑。我们引以自豪的事实是，两个占领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都有百分之十八的实际增长；国民平均收入八年来在西岸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在加沙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失业率从一九六七年西岸的百分之十左右和加沙地带的近百分之三十都在去年六月降低到零；被占领区的农业机械数量在八年内增加了十倍；在西岸和加沙建立了免费教育制度并使教育机构和教室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我们引以自豪的事实是，在占领区总数达16,000人的行政官员中，只有500人是以色列人；所有的市长和市议员都是经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出来的；在东耶路撒冷有三份报纸是由阿拉伯编辑和记者编辑，写作和出版的，他们有绝对自由发表反对以色列国的任何政治主张，包括极端的言论在内；在以色列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进入和离开西岸和加沙地带，由东岸来的，包括从所有阿拉伯国家来的游客，也是如此。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当地人民享有信仰各种宗教的绝对自由，所有的圣地都由各自的教会当局自主地管理。我们为这所有的一切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措施打

开了通往阿拉伯世界的联系，建立了我们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主要分子之间的日常对话。尽管存在着种种的问题，这些措施带来了双方面从来不曾得到过的更深一层的相互谅解，开展了在医学、农业、商业、政治、科学和高等教育等人类事业的领域内阿拉伯人 - 犹太人之间日常的基层合作关系。 我们希望在日益增进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问题的解决过程；我们已为此打下了基础，我们感到自豪。

一个月以前，在西岸举行了自由和民主的选举。 西岸居民必须等到以色列执政之后才能享受到自由选举的权利。 尽管谁都知道，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后选人将重掌政权，选举还是举行了。 我在这里引以自豪的事实是，只有在以色列管理之下，才可能在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举行自由和秘密的选举；只有在以色列管理之下整个中东地区有些阿拉伯人才能自由地、本着良心的支配投票，如果愿意，他们甚至可以投票反对居住国的政府。

我注意到埃及大使在这里发表了有关西岸选举的嘲笑言论。 象往常一样，他的谈话不仅不符合埃及总统有关选举问题的言论，也和那些赞扬选举和选举结果的其他阿拉伯发言人的意见相背。 看在老天面上，难道他们在这一点上都不能有一致的意见？让他们作过决定吧。 要末，这些选举该是嘲弄的对象，因而没有什么重要性，要末，它们是认真和有效的选举，在第二个情况下，以色列就有值得自豪之处，而以色列在这方面的表现将永远成为一件使阿拉伯国家丢脸的事。

当然，这些地区的居民一向受到外来煽动的影响。 我这里有一些开罗电台的广播稿副本，描述了一些根本没发生过的关于各方面大规模屠杀的故事；事实上，它描述了发生在黎巴嫩的恐怖事件，却把“黎巴嫩”的地名改成“以色列”，“加沙地带”或是“西岸”。 今天看到新闻报告，提到正在以色列国内外进行一项有关捏造和专门为外国新闻媒介制造事件的调查，这些事件的发生实在不是好征兆。 根据我今天看到的报告，这件事出于一个西岸公民向外国电视工作人员所提的计划，以三百元的代价，制造诸如焚烧车胎或设立路障一类的事件。 我说过，为了揭露这

种制造现场新闻的新阴谋，一项调查正在以色列领土内外进行。

当然，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在从事煽动。他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当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在积极地鼓动骚乱。很显然地，这些分子当中，没有一个肯支持在西岸由当地人民以投票选举的方式而不是在卡拉哥尼可夫式枪口或暗杀者子弹的威胁下产生的一批年轻好战的阿拉伯领导人。虽然这些领导人可能是好战的，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必然持有与以色列行政当局分歧的观点，但他们在当地人民中有基础，也正在一天天逐渐和以色列行政当局进行对话。尽管这些领导人对约旦不尽满意，他们也和西岸的约旦行政和民事当局一天天逐渐进行了对话。目前的外来煽动旨在阻止新的领导人和以色列行政当局开展对话。虽然这些当选人的观点一定与以色列行政当局不同，我相信，我们将不甘于沦为阿拉伯各国的工具，也不甘于为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所左右。这些所谓的领导人是世界上唯一不和它号称要解放的人民生活在一起的。

根据在西岸实施的约旦法律，以色列政府有权不顾选举结果，任命它自己指派的候选人。不管结果如何，这是在约旦占领时期的惯例。根据坚持原则的立场，以色列政府决定尊重选举结果，在这星期任命了所有当选的候选人；不论这些当选人的政治主张如何，以色列自行抑制，不干涉各城镇的市政事务。

我再度强调，我从来不曾以随便的态度轻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只能重申，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领土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虽然两者都很重要。问题是就阿拉伯国家而言，他们要改变对以色列的态度。在这种改变发生之前，问题的解决不会有实际的进展。冲突的重心在于阿拉伯人拒绝承认这个犹太国家有自决和成为主权国家的权利。

在我们发生冲突的区域里，阿拉伯建立了 20 个主权国家，在 45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有 1 亿人民和大量的自然资源。因此，问题并不是世界会不会迁就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而是拥有无比的优势、财富和机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会在什么时候迁就另一个中东国家，让它有适当的平等的权利去追求安全与和平的生存。

阿拉伯国家向安理会提出这个无意义的控诉时并没有谈到所涉及的问题的任何一点。实际上，向安理会提出控诉这件事本身，就表现出阿拉伯国家对审议中的问题采取了冷淡的态度，为了实现他们本身之间的目的而利用这个论坛。在一九六七年以前的十九年中，我们并没有进入西岸和加沙，也没有建立殖民点，我们生活在一九六七年停战线的后面。那时候阿拉伯国家讨论过和平，谈判过和平，谋求过和平吗？他们没有这样做。这些事实不是表现了阿拉伯国家基本上不诚实的态度吗？这些事实不是指出了我以前说明过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吗？

这种无用的辩论，无聊的谩骂，天知道我们重复地听过多少次，并不能解决中东问题。经常令人厌烦和重复地倾泻仇恨和憎恶从来不曾解决过任何问题，在这个例子里也是如此。

让我很透澈地说明一点。我们将有力地阻止阿拉伯人在我们所控制的地区建立一个新黎巴嫩的企图。这种企图决不会成为事实。他们想在中东扩大痛苦和恐怖地区，以实现他们固有的具有破坏性的目标，完全不顾它对包括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内的一般人民将产生什么后果；这种企图决不会成功。中东问题不能在街头上、或者在扔石头的学童手中获得解决。

事态的发展真不知已经到了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阶段！我们的道德真不知已经降到怎么低的一个水平！安置炸弹，企图不分皂白地杀害无辜平民的做法现在在世界上是太普遍了，不能再忽视了；然而在这一方面，世界组织也不曾表现出勇气，去处理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

就说过去几个星期吧，在伦敦、纽约、迈阿密、贝尔法斯特、耶路撒冷就发生了好几起这样的事件。本组织不但对这个问题毫无动作，反而让刚在昨天对这种恶毒的恐怖行为公开表功的那个组织的代表在这里列席。几天前，在耶路撒冷大街上，一枚炸弹爆炸，炸伤了一些无辜的人，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甚至连希腊总领事和他的夫人都包括在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得意扬扬地表示，这种骑士气概的勇敢行为，这种杰出的英雄主义行动都得归功于它。本

组织有什么行动呢？安全理事会有什么行动呢？它竟然让这些人以相当于会员国代表的同等地位在这里列席。

当破坏分子提议对那些在伦敦、贝尔法斯特、北京、纽约、马德里、罗马以及任何其他地方安置炸弹的人给予出席机会时，你们准备让他们有同样的地位吗？然而，如果以色列胆敢对执行这些暴行的罪犯采取行动，世界社会就会振振有词地表示极为震惊，反对这种民族自卫的行动。

阿拉伯人有一句俗话——实际上，他们的丰富的语言中，什么事都有一句俗话——：“Darabani wabaka-sabqani ushtaka”，它的意思是“恶人先告状”。

阿拉伯代表们在联合国论坛上说些明显的欺人之谈，想玩弄语言技巧，避免谈到他们对以色列命运作何打算，这种作法永远不能解决中东问题。除了在谈判桌上认真讨论，我们永不能解决中东问题。我们只能在增进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去寻求解决。如果本组织能鼓励而不阻碍中东谈判和对话过程的进展，我们将能做到这一步。但如果我们让象这次辩论中常见的恶意抨击变成中东辩论的习惯作法，我们就一定不能达到这一步。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只能在两种作法中选择一样；一个是，遵照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也就是呼吁双方直接谈判和建立公正永久和平的决议——的广泛范围内，继续中东正在进行的谋求和平的过程；另一个是，坚持象在你们面前的阿拉伯宣言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妥协不让步的态度，也就是意味着战争和痛苦将长期存在。

就以色列而言，不论这次讨论的结果如何，我们将在朝向和平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我们相信，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是不孤独的。

在以色列独立二十八周年的这个时候，我愿重申我们寻求和平的愿望。我们愿意谈判。

只有在以色列主权获得承认的基础上，我们才参加谈判。我们将不参与旨在毁灭我们的谈判。如果阿拉伯国家有诚意，他们就应当开始表现得象成熟的国家。

在充分理解到谈判的真正本质必须包含相互尊重和相互妥协的精神之后，我重申，以色列愿意在任何时刻参加旨在寻求和平的谈判。

但是，世人首先要体会到，犹太民族对它祖国的主权和权利得到承认的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和根源。我们不是为寻求这种权利的合法化而来，我们不需要别人批准这种权利。我们不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道歉，我们也不需要为行使我们的权利作出解释。我们是本着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和我们4,000年来不曾中断的与我们国家的连系而行使这些权利。我们的邻国承认这些权利和我们在中东成为组成一分子的地位，是问题的核心。只有当世界社会承认了这个事实，中东才能象过去一样，再度成为一个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文化融合的中心，在增进人类幸福方面，对全人类，尤其是中东地区人民作出贡献。

主席：谢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你来自法国，你是自由精神的象征，自由精神不只点燃了欧洲人民的自由火炬，而且也点燃了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包括东道国美国、的人民的自由火炬。 你以一个你所爱国家的代表，表现了法国人的言词清晰、举止端庄、彬彬有礼，无怪乎你赢得了你的同事和所有荣幸地认识你的人们的尊敬与赞扬。你不仅是贵国的光荣，也是我们大家在联合国的光荣。 愿你常做所有外交家，包括我这个不知婉转用词的人的鲜明的榜样。

你宣布开会后不久，我发觉安理会会议厅的灯光较前更亮，当时我把这种光亮归功于电流的变化。但很快我悟解了这是因为我们的朋友雅科夫·马立克重新进入安理会会议厅；不是因为他代表了一个大国，而只是因为在我认识他的这段期间——大约有四分之一世纪——撇开意识形态和政治见解不谈，我发现他带有深刻的人文主义的感情，虽然他有时也有力地为他国家的政策辩护。

今天我很想念一位亚洲朋友——主席先生，他是你的前任，就是黄华大使。但是坐在议席的中国席位上的他的同事们，以最愉快的态度和永不消失的微笑，也赢得了我们的好感。

当轮到安理会其他的同事担任本机构的主席的时候，我再一一评论他们。

象往常一样，我现在想跟以色列人说老实话。但我常常发现，我一发言赫佐格先生就离了席。不管怎样，我信赖他的同事的尊严感。他们会转达我说的话，他自己会阅读我的发言的逐字记录。

有时我不赞成我的同事乱发批评，这些批评有时竟沦为谩骂或诽谤，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有时我们的确有生气的权利——一怒之下就会口不择言。但是赫佐格先生今天下午的谩骂和中伤，我想是没有人能比得过的了。

他不谈议程上的议题。我要到文件科看看是否还有另一个关于黎巴嫩的项目，是否有人曾要求将黎巴嫩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合并成一个项目。

这是一种转移目标的手法。我对黎巴嫩知道得很多。我想赫佐格先生不会知道得比我多。但我可以告诉他，在黎巴嫩幕后牵线的有几种势力，包括他自己国家

的势力。但我不想象他那样在这次辩论中提出黎巴嫩的问题。当然，他提到黎巴嫩，是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有助于证明他的论点，就是阿拉伯人是这样坏，利用宗教或政治信仰来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目的。

当然，阿拉伯人不是圣人，我们象任何其他他人一样，也相打。如果他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犹太人，在基督之前很久，犹太和以色列之间就有战争。很不幸地，人是会打仗的。假如他们不打仗，我们就不会有国际联盟，现在也不会有联合国了。

我们有一句阿拉伯谚语，他是应该知道的，这句谚语也许可启发他，使他不要施展转移目标的手法：“我的兄弟和我可能会一起对付我的堂兄，但堂兄和我将会一起对付外人”。所以，请他千万不要引述某些事件，——如果就事论事，这些事件在另一种意义上也许自有引述的理由，我指的是阿拉伯人间的歧见——来离间我们。

但是，我几年前说过，那时埃班先生还常到联合国来开会，那时以色列人激烈批评叙利亚人——叙利亚人在我们那地区是以为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精神打先锋出名的；问我，我是从十七岁起就常到叙利亚，并为反对当时的委任统治国而参加示威的——我在联合国的发言台上告诉埃班先生，我们可能是君主主义者，我们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可能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一旦有人要侵犯我们的权利时，我们是会团结一致的。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主席先生，你们也有布列塔尼人；在马赛，你们有从巴斯克地方来的人。但是假如有人碰了法兰西，他们就全都是法兰西人。

让这位先生，赫佐格先生知道，在巴勒斯坦原来的居民、土著人民的自决权受到侵犯时，从摩洛哥到波斯湾所有的阿拉伯人就会是一个坚强的集团。我们可能自相争吵；可能自相厮杀。但是一旦有人侵犯了我们国土的一部分，我们是会团结一致的。我试着再三地告诉以色列人，巴勒斯坦的土著人民已经阿拉伯化了，因为，请记住，这些人在成为阿拉伯人之前是闪米特人。甚至在2,500年前，犹太人在乔舒亚领导下猛攻耶利哥，征服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的居民就都已是闪

米特人。我们的犹太人是闪米特人；我们不必为此争执。

那时从东欧来了这个圆头的卡扎尔人——来自亚洲的北边。卡扎尔人没有什么不对：其中一部分成了基督徒；另一部分成了伊斯兰教徒。但是这些卡扎尔人变得比现在的犹太人还更犹太化。过去犹太人从不挂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他们尊敬锡安，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尊敬锡安，不论我们是基督教徒或伊斯兰教徒，因为传说锡安山是大卫王的坟址；大卫王在我们阿拉伯语是叫“先知大卫”的。

我们与犹太人没有争执。这是一个东欧人和中欧人的运动，是一个殖民运动。他们不是要殖民而是要攫取巴勒斯坦的土地；我再三说过，甚至有一次我见到基辛格先生时也跟他说，他们之中许多人在信奉基督教之前都曾经是犹太人；后来他们吃不消拜占庭的基督教而信奉了伊斯兰教。这有什么不对？选择宗教的自由。

伊斯兰教有一句格言：宗教中没有强迫。那些在这块土地上原没有根，祖先们从没见过这块土地，在公元第八世纪已经成了犹太人的卡扎尔人来到这里，说“上帝给了我们巴勒斯坦，我们必得实行自决。”我已再三提到过这一点，但是它值得再提。

谁被看成是二等公民呢？是我们的犹太人，由于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他们就离开了许多阿拉伯国家，害怕这个政治运动会挑起各地的情绪。这些人瞧不起他们。领导的、主使的都是中欧人和东欧人；不是殖民主义者，而是侵占者，他人土地的侵占者。所以我们为什么还需在这里浪费时间对骂，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这个圆头的人——且不论他是一个阿拉伯人。我认识他；以人论人，他是一个圆头的人。但是赫佐格先生说：“他全是伪善”，和诸如此类的话；后来又说是“两面派的伪善”。我现在是引述；我作过笔记的。

但让我告诉赫佐格先生，或坐在这里的他的副手——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人，我为他们感到惋惜——他们把他们现在的政策建立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已在那里”。当然，他们三段论法的大前提“因为上帝给我们巴勒斯坦”——给

犹太人巴勒斯坦——是不正确的。明天也许有人，一个新的先知说上帝给他另一个国家。为什么美国印第安人不应说，“上帝给我们整个北美洲”？他们现在都在保留地内。

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能够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利用了一切新闻传播工具；他们干预了各国的内政。他们是那些国家的国民，认为他们有一种特权。到底是谁歧视了谁？他们通过另一个大国向苏联施加压力，让所有的犹太人离境——到哪里去？到巴勒斯坦去。他们没有说到哪里，但我们知道他们去到了哪里。他们说，“不要卖玉米给他们，也不要跟他们贸易。”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势力很大。为什么？因为在社会上到处都是他们的人。但是假如能任其自然，犹太人是会跟他出生地或原来的国家认同的。他也是人。我们和犹太人之间没有争执。但是，如果有人要用象犹太教那样崇高的宗教来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目的是，那么我们就非把事实真相掀出来不可。

我不想为难我们的美国朋友，但在东道国这里有七十五位参议员听命支持以色列。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为他们的竞选运动策划。犹太人替他们制造形象。

我为那些自己认为是美国人，并愿与他的国家利益认同的犹太人难过。他们不让那样的犹太人过太平日子。上帝是我的证人，我以我母亲的墓地发誓，我曾经接待过许多以前跟他们在一起的人——不是美国而是来自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人——他们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感到厌烦。”他们到处干扰，以三四千人操纵一千六百万人。他们要把每一个国家的意志扭转过来适合他们自己的政策，这对他们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那些自立谋生、同时又自认是忠诚于自己国家的俄国人，美国人或法国人的犹太人都是不好的。他们挑起这类犹太人的情绪；他们叫嚷他们受了歧视，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我本来不必再三重复，但它值得我再说一次。

世界上无所谓“现状”。事物是会有变化的。我现在在议席上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讲话。一些大帝国都垮台了，烟消云散了。难道他们真以为他们能在巴勒斯坦维持他们的权力？他们是聪明的，但是他们对自己说这样的话说得太多了，结果就自

已信以为真，他们就是那样的固执。我不愿意说这是欧洲人，因为那样我就变得歧视欧洲人了。欧洲殖民主义者曾经是沙文主义者，认为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在失去了他们的帝国以后，他们是非常温和，而且也很通情达理。他们已变得有人情味。有些人一有权势，权势就冲昏了他们的头脑。我要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说：不要让权势冲昏了头脑，因为到头来权势是会消失的，不一定要经过战争。可能是由于自然淘汰。我希望不要经过战争，因为那些拿起枪杆的人将会自食恶果；而是通过自然淘汰或同化。为什么不现在就与巴勒斯坦人和解呢？不是与阿拉伯国家。当然，那些领土被占领的阿拉伯国家是有问题的，我相信问题应该经由以色列撤出约旦河西岸、加扎地带、戈兰高地和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而得到解决。表示你们的善意吧。

“啊”你说，“但是我们必须有可以防守的边界”。他们想骗的是谁？阁下，我不是军人，但请告诉我：他们拥有精密武器，这又怎么说呢？现在的火箭是不知边界的。如果有人存心要捣乱，阿拉伯人可以从自己的国土发射火箭袭击特拉维夫，反过来也一样，特拉维夫也可以发射火箭摧毁许多阿拉伯城市。他们说，他们不愿从这些阿拉伯的土地撤走，因为他们的国防需要使他们仍然非占领这些土地不可，这样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据说他们拥有核武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没有人会使用核武器。但我们不在乎。让他们使用核武器吧！假如12,000万阿拉伯人中有3,000万人会因而死亡，剩下来的还有9,000万人，那时他们就会住手了。这样的沙文主义是不人道的。

我不是在他们脸上抹黑，也不用“伪善者”这类的话骂他们。我以为在上一次会议中我们已革除了谩骂。我们听够了那位高大的朋友使用“令人厌恶”这种字样。我不愿提他的名字，免得牵连到私人。我们不必再这样肆意谩骂。“漫天扯谎”，“令人厌恶”。我告诉他，“年轻人，坐下来吧。”他就坐下，象只乖猫。他把他自己当么人？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恰巧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但是假如没有巴解又怎么样呢？巴勒斯坦人民——我每年在许多国家，在阿拉伯国家，在欧洲都看到他们——将会继续干下去，直到他们回到巴勒斯坦。我们应怎样对待他们呢？难道阿拉伯国家应告诉他们，“不，来跟我们一起工作罢？”其中有些人——我想赫佐格先生曾说过——是在沙特阿拉伯工作。但是对那些不愿这样做，或那些在沙特阿拉伯工作，但却说“我们还有人民在战斗”的人，又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有一次，我对先王费萨尔说：“如果阿拉伯领导人叫人们忘记巴勒斯坦，人们就会刺杀他们，称他们为阿奸。”他打趣地说：“怎么，你要煽动人民反对我们吗？”我说：“不”，他承认这是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呢？

巴勒斯坦人民的意志决不下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意志，如果从人数来看，我认为除非世界末日来临，核子战争使世界毁灭——这是上天不容的，或是发生其他浩劫，否则，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无法生存。他们知道这一点。犹太复国主义者靠紧张来生存下去，因为如果没有紧张，我们的美国朋友就不会为了维持力量均衡和强权政治而继续以武装来支持他们。他们能肯定说美国人会再支持他们十年吗？美国人民已经对沉重的负担和捐税感到厌倦。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二、三十亿美元，是为了什么？是使巴勒斯坦人民不能重回故土。惊奇的是我们仍然同美国人交谈；但是，美国人民象苏联人民、西班牙人民、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一样，都是善良的。问题在于他们的领导人，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一些政府的领导阶层可说是无孔不入。所以，为了自己，他们不得不适应环境，否则他们就会灭亡。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不知道是否会在有生之日出现这种景象，但总之是时间问题。我们曾目睹命运的盛衰和战争的胜负，也目睹帝国如何复灭，不一定被外力推翻，也可以因内部败坏的种子萌芽生长，使帝国忽然倾覆。

阿拉伯曾建立过三个帝国。如今安在呢？都完蛋了。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英帝国又何在呢？法兰西帝国或荷兰帝国又在哪儿呢？人民倒反而快乐些。昔日从事建立帝国的国家，它们的人民因为其子弟不必再为少数人的利益而流血，所以反

而比以前更快乐些。我曾做了一个不足称道的研究，证明英帝国是一宗蚀本生意；这项研究已经其他人——两个英国研究员——加以证实。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只不过是一小撮人；虽然我们也必须不忘记，属于一个帝国是一种光荣，一种虚荣。

我们的朋友赫佐格先生——倘若我们可以这样称他，因为这里是联合国，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称他为朋友——曾说阿拉伯人违反了人权。他说阿拉伯人没有选举，没有民主制度。但让我告诉他：自从联合国创立以来我便在这里，联合国终于成功地在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中把自决权利列为这些国际条约的第一款。我们为这些公约花了七、八年时间。它们是指集体的人权，不是个人的人权。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犯了整个民族的人权：他们返回故土的权利，他们承袭巴勒斯坦土地的权利。难道他们这样做是无意的吗？他们长久以来吃尽了欧洲人的苦头，达数百年之久。他们为什么不求取和平呢？他们为什么不前来说：“我们要和平”？不，他们说：“我们要和平，但要按照我们的条件”。为什么不依照巴勒斯坦原来居民的条件呢？他们难道没有权利吗？这使我想起了新约圣经里的一句话。这句话很适合赫佐格先生，所以，我要引述：“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他看到叙利亚人、埃及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的一切过失，但是，对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用上述比喻，就是梁木——却看不见。他说阿拉伯人应当告诉他们去到摩洛哥和波斯湾之间的土地定居。但是，我们曾一再指出：我们是不能这样对他们说的，这是要他们自己接受的。以色列人从欧洲来，号召所有愿意的犹太人前来和同胞们——不管是何国籍——一起过正常生活，我们为什么只要对巴勒斯坦人民说这样的话呢？为什么他们要制造事端、募集金钱、灌输教条呢？他们也是人，和你我一样。他们的宗教是他们的良心和他们自己的事情。我曾屡次说过，犹太教是一种崇高的宗教，可是，以色列想利用它来满足其政治目的。基督教和回教徒都曾这样做过——我不必举许多历史例证；但是，却产生反效果。

他又谈到选举。哪一种选举呢？我的老天！过去曾有人沿街叫卖民主；可惜它象各种宗教一样，已流于形式化。在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时，人们前去教堂，以救

世主——和平君王——之名祷告，第二天却互相搏杀。他们都是在民主制度下生长的。是何等样的民主制度呢？是一种形式：选票箱和一纸选票。当然，没有东西是十全十美的。最好的民主制度是原始民主、部落民主、社区民主，人民都生活在一个社区里。“领导人就是人民公仆”。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政客，包括我们自己的区域内的一些领导人在做些什么。他们晓得自己的衣食从何而来。政府同商界互相勾结，不是都打着民主的旗号吗？这就是腐化。在民主的虚名下，社会组织已经败坏。他们说：“我们是民主的。”我们看到的是家庭四散，大家庭制消失了。我们的祖父、母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也尊敬他们。可是，今天在多数文明国家里，都把祖父、母送进养老院。为什么呢？因为社区已经瓦解。再也没有社区了。民主制度存在于社区生活方式之中。它不是一个政治方程式；也不是数学方程式。因此，请赫佐格先生不要在天天搬出民主和选举，说我们当中有些国家还没有选举制度等鬼话来吓唬人。在我所代表的国家，除非得到各族酋长的同意，否则国王就不能成为国王。不过，他们不必发出选票，并投入选票箱里。国王是由于人民的爱戴才能成为国王的。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可以自由说明。我并非借此吹牛，但是，我必须加以说明。我曾眼见贝督因人拦着国王的車子请愿。国王只好将车停下来。我们并不因此就吹牛。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会说这可以适用于这里的现代社会，但是，这很适合我们。这就是民主精神。他要拿这种民主玩意来吓唬谁呢？除非一个人有钱或是由别人替他去募捐，否则又怎能成为政客或是候选人？在某个国家，我不想指出国名，有些人因为预算不足，无法继续竞选而退出角逐。他们——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的掠夺者——却高谈民主。我不想对他们用更苛刻的辞句了。他们要吓唬谁呢？我的希腊同事——我看到他在这里——可以证明我的话。民主一词源于雅典的平民（德莫斯），他们认为人民应有发言权；但是，其制度同我们的并无不同，和欧洲及亚洲的制度也无不同。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有一天，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人，教人民自由思想。他是个教员；经常坐在树下。政府——指各政客——惧怕这人会启发人民的思想，使年轻人背叛他们，不再服从

命令。因此，他们找到苏格拉底，对他说：“你最好不要再教书。”他说：“我干什么好呢？我已经七十岁了，这是我谋生之道。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只是教导人民思想。”他们就告诉他：“但是，你对我们的社会构成威胁；你最好离开雅典，到别的地方过活。”他说：“我已经七十岁了，难道要将我放逐到蛮荒吗？我又不不懂他们的语言和习惯。”他们说：“只有另一种选择：你喝毒药吧。你若不是停止教书和到外国去，就要喝毒药”——指死亡。他说：“给我毒药。”那时民主制度仍新，任何住在雅典城以外的人都被视为野蛮人。

民主是一种理想，我们要赞美希腊朋友建立了一种表达人民意志的制度。但是，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民主制度已经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了。因此，赫佐格先生，请不要老是唱滥调，不要只求炮制新闻，以便新闻界说以色列是拥护民主的，而阿拉伯人却不民主。我们有精神的民主；我们有行为的民主；我们有社区的民主；我们有建筑在同情、宽恕和博爱上的民主，不是陈旧生硬的政治上的民主。

赫佐格先生又说阿拉伯人必须革面洗心。同样，阿拉伯人也可以告诉他：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革面洗心呢？亚西尔·阿拉法特曾伸出他的手，高举橄榄枝。可是，他们不信任他。这是他们的事。也许他们是有理由的。但是，让我告诉以色列一件事；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再讲一次：他们似乎越紧张就越能过活，因为如果紧张消失，美国和其他人就会说：“现在没有紧张了，他们可以自己过活了。”这样，他们就再也拿不到数十亿元的援助了。

他们靠紧张过活，因为没有紧张他们就不能向住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富人乞求援助了。他们经常都要煽动这类犹太人，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是劫后余生；我们快要被灭绝了。”这样，他们当然给钱了；而且，要记得这些钱还可以扣税。也许我应告诉我的朋友谢勒大使。因为可以扣税，所以他们捐出的也不能算太多。

我很同情分布在世界各国的某些犹太人，他们关心的是与当地人民和睦共处，但却感到不断地受到不合时宜的所谓犹太复国主义的困扰。犹太复国主义者必须要挑动他们的感情，因为这些犹太人的数量很多。但是，不要再纠缠他们了，免得

有一天——而且这一天也不会太远了——他们要成为代罪羔羊。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会首先挺身而出，从希望再次迫害他们的那些人的手中营救他们。事实摆在眼前。很多人在埋怨犹太复国主义者干预他们的国内事务，和在国际上自以为是的专断作风。我们不希望他们受害。他们也是人——即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更不必说许多只在名义上算是犹太人的人了。假如他们执迷不悟，他们将会被屠杀和迫害。我不是说风凉话，我是很同情他们的。我不希望他们受害。他们也是人，是我们人类大家庭的兄弟。可是，他们只是嘴里高唱和平。

总结的说，我要再次指出：如果他们想以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身分留在该地区，就必须适应和改变，以求为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人所接纳，免得他们的梦想因为战争、自然淘汰或同化而变成恶梦一场。

主席：我谢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的极度夸奖。

埃及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首先，我要欢迎马立克大使回到我们这里，我祝愿马立克大使和夫人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鉴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当前的危险局势和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占领的枷锁下蒙受着惨无人道的苦难，以色列代表在这个世界机构面前的陈腔滥调，至少可以说，是令人憎厌的。任何浮夸的辞藻都不可能转移安理会对其当前工作和任务的注意力。可是，这恰恰是以色列代表发言的唯一意图。

他喋喋不休地谈论黎巴嫩的局势，但是，不管局势多么悲惨，都不能改变和抹煞这个事实：以色列军队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正以恐怖和谋杀的手段来折磨巴勒斯坦人民。此外，他个人因黎巴嫩局势而感到的苦恼，同其政府的官方政策有点不太一致，因为，不久以前，以色列政府每天对黎巴嫩进行袭击，造成了说不尽的痛苦。安理会的记录可以证明这种毫无意义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以色列袭击贝鲁特机场的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长期以来，以色列代表炮制一个又一个的借口，避而不谈这个基本的问题，即

以色列继续非法霸占阿拉伯领土和一贯拒绝履行国际义务，这更清楚地暴露了以色列的险恶用心和阴谋。以色列代表无视他本国政府杀戮巴勒斯坦人民的事实，却为黎巴嫩局势流下不少鳄鱼眼泪。他把西岸的事件描绘成“西岸一些零星的掷石行动”。我们可以想象，只有一个犯了罪怕被抓、而又想把证人——这里就是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东西上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行为。

我看了半天，发现以色列代表在发言中只字不提他本国政府的犯罪和野蛮行径。我甚至想找到一些牵强的辩解或理由。但是却找不到。他只是一再地谈黎巴嫩的局势。主席先生，我希望你以后会提醒以色列代表，在辩论时不要离题。

以色列代表长篇大论地谈到了加沙。他倒是蛮喜欢谈加沙的，他谈论加沙，这已不是第一次。但是，他却想隐瞒一项事实：就在这个星期，加沙市长为了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态度，提出辞职。为什么呢？

以色列代表也想隐瞒另一个事实：他的政府不准外国新闻机构的任何代表访问加沙。为什么呢？我希望他和在座各位看看一位卓越的英国记者迈克尔·亚当所写的许多篇报导，都是在前些时候在《前卫报》发表的。亚当先生生动地描述了在以色列“仁慈”占领下的加沙的可怕景象。这些报导是一位中立的观察员对加沙的真实局势的见证。这些报导不是阿拉伯人写的，而是一个英国记者写的。

关于加沙问题，最后但却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我要请大家注意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报告书。这是联合国的正式记录。我现在要引述报告书：

“近东救济工程处于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向以色列外交部递送照会，抗议去年报告书第174段中所述对难民临时住所进行惩罚性拆除的行动。该外交部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的照会中重申了它的立场。工程处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照会中遗憾地表示不能同意以色列外交部的立场，重申关于停止这种惩罚性拆除行动的要求，并保留它要求尚待解决的赔偿的权利。”

(A/10013, 第175段)

以色列代表象以往一样，企图转移安理会对辩论中问题的注意。问题是非常清楚的，以色列当局以野蛮和恐怖的手段对付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并不顾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非法霸占阿拉伯领土。这就是安理会目前在本议程下所讨论的问题，不多也不少。

全世界现在已见惯了以色列的这些手法。但是，所有这些手法都不能有助于掩盖真正的事实，鲜明的事实。

以色列代表忽略了的另一个事实是，如果以色列坚持它的政策，它就不可能和平地生存下去。埃及曾许多次在安理会和许多其他国际场合指出，问题的核心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巴勒斯坦人民已经明确地表示，他们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看成是他们真正的代表；以色列必须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和它达成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东就不会有永久的和平。

我很想知道，以色列代表究竟会用些什么理由替他本国政府的政策——使越来越多的无辜人民受到杀害、殴打、被武力逐出家园，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新的殖民点、在许多城市不分昼夜地实行戒严等——辩护。这些记录实在太长，安理会是一清二楚的，我也不必重复。难道以色列代表把反抗占领看成是新的现象吗？出席安理会的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曾一度为争取他们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过战斗。占领，不管是怎样引起的，总有结束的一天。

昨天，我在安理会发言时曾举出很多例子，说明世界各地都在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

以色列代表对一九七五年九月第二次脱离接触协定所持的论据是非常古怪的。他的指控是荒谬的，说穿了无非是捏造事实。这个协定不是秘密的；秘书长已经把协定全文和有关文件提交安理会，并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联合国的一份文件中发表。我要求以色列代表引述这份文件中的任何一点，来证明他的指控是对的。他的论据错误是不言自明的。我要提醒他，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要求安理会召开

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对在黎巴嫩的无辜的巴勒斯坦难民进行野蛮攻击的，是埃及。就在安理会这一连串的会议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第一次参加了辩论。那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当时，我们并没有听到象以色列代表今天所提出的论点。但是他的论点是骗不了任何人的。只要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协定，我们就会了解，这是一个在军事上脱离接触的协定，一个部队脱离接触协定。

今天以色列代表也使用了他本国政府在昨天关于“协定精神”的指控中所用的一些话语。请问，“协定精神”是否包括了把成千上百的人民逐离他们在拉法或阿里什或西奈其他地方的家园？是否包括了在西奈建立殖民点？是否包括了在被占领的埃及领土内兴建一个深水港？我劝以色列代表不要再低估安理会理事国的智慧，提出这种古怪的论点。

埃及永远不会——我再说一遍，永远不会——容忍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地区，特别是对英雄的西岸和加沙人民的欺凌。我要告诉安理会和以色列代表，埃及将不遗余力地用一切可用的方法去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以色列建立殖民点或为了其他目的而采行的措施，都不能阻挡我们完成我们神圣的责任。我也要向他保证，所有阿拉伯人民都团结一致，决心要解放他们的土地并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抱着同样的决心，我们正在为该地区的公正和持久和平而努力。

主席：约旦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沙拉夫先生（约旦）：以色列代表的发言可说是忠实奉行了以色列发言人过去几十年来在不同讲坛，不同发言中所表现的一贯传统。他用答非所问和制造假象的手法来回答各种问题。

如果有人就他们对待巴勒斯坦人民——使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行为提出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以色列仍然存在”。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将在他们占领下的领土霸占了十年之久而不提出别的办法，他们的答案是“但这些地区都繁荣兴盛”。如果有人问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和对阿拉伯人民的政策是什么，他们的答案是，“阿拉伯人在吵架”。这是他们运用的两种武器：答非所问

和制造假象。这些论点都是不相干的，也歪曲了事实。

安理会当前的问题是占领领土的局势。这个问题分两个部分。首先是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建立殖民点；用种种办法实际吞并耶路撒冷；和压制被占领领土的人民。这是一个方面：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侵犯人权的记录。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必须急切地撤出被占领领土，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自决权利都这样要求。

即使以色列代表要出答非所问。制造假象的伎俩，但是，对于这些问题，他是百辞莫辩的。以色列的发言有时前后矛盾毫无逻辑，原因就在此。

有人对我们说，约旦占领了西岸。这是以色列的说法。好罢，假如是这样，约旦真的占领了西岸，那么对于以色列坚称约旦是一个巴勒斯坦的国家，而且就西岸而言，以色列唯一的谈判对手是约旦，又该怎样自圆其说呢？

让我们来调和这种逻辑吧。我们接受哪一种说法呢？答案是非常清楚的。约旦和西岸保持联盟的关系差不多有二十年了。这是两个在文化上和血缘上休戚与共，有共同的愿望和地域的阿拉伯民族相结合的局面。这是一种联盟的关系，所以，当以色列代表向约旦提出不相干的、歪曲事实的问题，问约旦为什么不在东岸和西岸联盟的时候在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的中央机构时，答案是，为了很简单的理由，

因为这是一个彻底的联盟；分享权力，互相间有合伙关系，有选举，有一个联合政府，也有一个联合国会。这就是对问题的答复。当约旦宣布它的政策即愿意承认被占领领土巴勒斯坦人民自行决定本身前途的意愿时，约旦并没有背离它的一贯政策，

而且也符合了该地区变动中的局势的迫切要求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以色列愿意照样做吗？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以色列代表在歪曲事实的同时，又提到了在约旦发生的事件和骚动，他又一次把毫不相关的事实硬塞进他错误的发言里。他提到的骚乱的确在一九六六年发生过。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呢？那是对以色列有预谋和大规模地进攻一个名为阿萨姆的村庄而引起的反应，这个事件使全国震荡，各地爆发骚乱和示威，抗议以色列

的侵略，抗议未能防止以色列的预谋进攻。

人们总是可以从阿拉伯世界的骚乱中找出以色列侵略所种下的祸根，这种侵略使阿拉伯世界产生震荡，使阿拉伯国家发生骚乱——因以色列迫使巴勒斯坦人民离乡背井和侵略邻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民和国家而引起的感情上和心理上的震荡。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因此，在这次辩论或讨论我们当前的问题时提到诸如黎巴嫩局势，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或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关系等问题，可说是与本题毫不相关的，但是可以说，如果我们研究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歧和骚乱，我们是找出根由的，那就是以色列一九四八年所造成的震荡，当时以色列以暴力将阿拉伯人民赶离家乡，并继续扩张领土，损害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由于阿拉伯世界因以色列扩张领土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感到沮丧。

制造假象和答非所问，是安理会所不能容许的。以色列说到被占领领土的繁荣昌盛，那不但是神话，而且与本题无关。说被占领领土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也是与本题毫不相干的。那种论点与本题无关，也是安理会所拒绝的。这种逻辑遭到安理会、联合国各机关，以及开明的世界舆论的拒绝，它们拒绝了种族隔离政策、殖民主义和妄图指说被统治和被占领的人民享有经济利益而长期维持占领和外国统治并使之合法化的剥削逻辑以及中世纪和不合时代潮流的逻辑。

但是这不仅是离开了本题，而且也不是真实的。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的经济政策是经济剥削、操纵和经济合并的政策。这就是被占领领土的真实情况。

不过，尽管是答非所问和制造假象，安理会当前的问题仍然是所有代表都知道的问题，就是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世界的大片土地这个地区至少相当于三个以色列，居住着一百万以上的人民。这些人民在占领下生活已经快十年了。以色列既不表示愿意单方面撤退，也不表示愿意在和平解决的范围内撤出所有被占领领土。同时，又不维持这个地区的原有状态，而正在实行归并。以色列在一步一步地蚕食这片土地。耶路撒冷已被片面归并，所辖地区正在扩大，实际上已被合并，在经

济上和文化上也已丧失了原有的特征。以色列的蚕食政策正逐渐暴露，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的各个地区遍设殖民点，我们从以色列的资料获知，这样的殖民点在七十个以上。这些都是安理会必须讨论的问题，如果以色列想答辩，他就应该回答这些问题。其他都是不相干的。

答案非常简单。以色列必须实行有关被占领领土的各项国际法原则，最后必须撤出所占领的领土，并容许这些领土的人民行使他们的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

主席：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行使答辩权。

突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人告诉安理会说，已经发言过的各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内，讲到了与讨论中的问题无关的一些事情和问题。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代表指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一个恐怖份子集团，……至于他所讲的其余的话，各位代表也都已知道了。

不过，我要提醒理事会，当年炸毁耶路撒冷的金·戴维旅馆和残酷屠杀巴勒斯坦任委统治政府人员的，并不是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政府的秘书处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炸毁的。这是他们对他们的创造者和保护者表示感谢的方式。这是对当年向他们提供了奥德·温盖特，赫伯特·塞缪尔，和诺曼·本特威奇去组成他们的武装部队及行政机构和制定他们至今仍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施行的法律的政府表示感谢的方式。

当年击沉载运从欧洲来的难民，载运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虎口余生者的一只船“巴特里亚”号的，不是巴勒斯坦人。“巴特里亚”号船上的那些人是从纳粹死亡集中营出来的虎口余生的犹太人，那只船是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故意击沉的。

一九四四年刺杀国务部长莫因勋爵的不是巴勒斯坦人，也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这里回顾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温斯顿·邱吉尔爵士在下议院里对那次刺杀事件所讲的话。温斯顿爵士当时说：

“如果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将在刺客的手枪冒出的烟里消逝，我们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前途所作的努力将产生一批新的只应在纳粹德国才有的暴徒，那末许多象我自己这样的人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过去长期一贯保持的立场。……如果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能有和平和顺利的前途，这种邪恶的活动就非停止不行，负责策划这种活动的人就非加以根除不可。”

我很想知道，假如温斯顿爵士还活着，看到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对我们的人民所施加的暴行，他对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概念，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特拉维夫的代表讲到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阿拉伯人之间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我必须在这里承认并宣布，的确有不同的观点存在。那是很自然的。但我们能够而且在实际上也的确用自己的方法，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些歧见。但安理会现在所处理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非法占领和占领部队的野蛮行为的问题。

在我们阿拉伯同胞管理的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应当由我们人民而且也只有我们人民才能加以评价。不能滥用来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我们人民施加暴行的借口和理由，而且这也完全超越了讨论中的项目的范围。一些事件被说成是“投掷石头的学童们引起的偶发事件”。咳，我很想知道是不是我家乡的学童们投掷了这样的石头，以至必须用大炮或伞兵来制止他们。各位代表全都知道所发生的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讲到了从中东各地来的“阿拉伯游客”。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话！巴勒斯坦人在他们的家乡，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竟被说成是“住在所管领土内的居民”——请注意，是“居民”，不是公民。那些在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内找到工作的人，当他们回去省亲的时候，竟被称为“游客”。我很想知道这是不是他们正在考虑用来净化巴勒斯坦，把巴勒斯坦的原来居民清除出去的办法。他们在一种情况下是“居民”，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下是“游客”。

我现在要讲到所谓繁荣的问题。在以色列国防部关于朱达安、萨马里亚、加沙地带和西奈山的发展和经济情况的报告中，占领部队对一九六七年占领领土的意见是以下列文词表示的：

“此等地区一方面是推销以色列货物和服务的补充市场，另一方面也是以色列经济的生产因素，特别是非熟练劳工的一个来源。”

这里引述的是一九七〇年十月以色列国防部管理地区工作协调组的报告。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犹太复国主义当局采用了对被占领领土进行双重剥削的方式，作为市场和非熟练劳工的来源。这种双重剥削在效果上使被占领的领土失去

了它们自己的人力资源，并使巴勒斯坦人民辛勤工作所产生的利益不归于土著人民，而归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从一九六七年占领开始到一九七四年中期，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与被占领领土之间的贸易差额是一贯地有利于前者，共计累积总数在二十亿以色列镑以上。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单是以税收来说，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三年期间向巴勒斯坦工人的工资所征收的税款，获得收入共计六亿五千万以色列镑——那就是一亿零八百三十万美元。

一九七〇年以来，占领当局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设立了十九个职业训练中心，特别注重手工操作的建筑技能的训练。作为奖励办法，在训练期间每天向受训人员发给两个半以色列里拉——约合美金四角；据以色列国防部的资料，学习其他技能的受训人员所得津贴甚至更少。

至于歧视，我将引述一九七三年以色列统计摘要，其中说：

“一九七二年以色列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三十四以色列镑，巴勒斯坦工人则只有十七以色列镑。”

此外，以色列巴勒斯坦劳工的工资的一大部分是化用在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内，用于食物、税捐、房租和其他购置，因此，可以拿回家的工资是很有限的。巴勒斯坦工人的工费约有百分之四十缴进了以色列国库。以色列劳工虽然也是同样情形，却领受各种社会福利——退休金、医药保险和失业补助——这些福利都是巴勒斯坦劳工所没有的；又在以色列遇有经济困难时，根据以色列统计摘要，阿拉伯劳工总是首先失掉工作。

关于生活情况，我将引述一九七二年八月《国土报》的报导：

“每天往返工作地点往往花费很长的时间，因而使工作日变得更长。那些想要节省时间和往返车费的人睡在工作地点附近的临时凑合的房舍。许多劳工在建造中的房屋的地库、餐馆的厨房等处所过夜。”

如果这就是对我们说的天堂和繁荣世界，那显然是太低估了我们的智慧。

主席：在散会以前，我要执行我的愉快职务，欢迎我们的同事马立克大使回来。我同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一样，很高兴马立克大使在汽车出事时没有受到更严重的伤害，并且已在康复中。我希望马立克夫人也将继续顺利地恢复健康。如果马立克大使能把我们的祝愿向她转达，我将很愿谢。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本来打算在我就讨论中的项目发言时，向今天在发言时欢迎我在严重车祸后回来并祝贺我康复的各位代表，表示谢意；但是因为你，主席先生，讲了话，我认为必须对你的亲切的话作答，并向你和所有当我在安全理事会重新露面时向我致意的各位同事表示感谢。

我很感谢他们，当我听到他们和你、主席先生的讲话时，我想起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一个人在患难中才知道谁是他的朋友。

主席：因为没有其他代表要在这个时候发言，安理会将在经过协商后定出的日期恢复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下午七时散会